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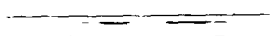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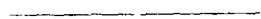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illegible]

Figure 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 standard diet and water,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 diet supplemented with 0.5%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 The subjects were then subjected to a series of tests: a pre-test, a 1st test, a 2nd test, and a 3rd test.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were then analyzed using a one-way ANOVA.





目 錄

自殺.....1——6頁

序詩.....1——2頁

詩 劇

烈士之妻.....1——32頁

國家與青年.....33——50頁

詩

黃鸝與人生.....1——2頁

遊公園後.....2——4頁

登清涼山.....5——8頁

度歲.....9——10頁

怨.....10——11頁

春風來了.....11——12頁

垂死的尋求.....13——15頁

哭世芳女士.....16——20頁

酒節.....21——23頁

「她」的渴望.....23——28頁

無畏愛人.....28——30頁

惜春.....30——32頁

月夜野鼠	22	23頁
永生	22	27頁
秋興	27	28頁
嘆聲	28	29頁
天涯寄妻	29	30頁
夢影	30	30頁
懷古者	30	30頁
悲中	30	30頁
煮酒待君	30	30頁
春遊	31	31頁
秋思	32	32頁
星夜之坐臥	32	32頁
紀念五冊	32	32頁
江南夜亭	32	32頁
書詞	32	32頁
幽思	32	32頁
懷素	32	32頁
自縊之哀受	32	32頁
晨月	32	32頁
憶憶工東	32	32頁
重九登高	32	32頁
遊西麓	32	32頁
思歸吟	32	32頁

自 敘

這是從我五年來所寫的詩中選出來的一個集子。也是我這幾年來受痛苦的生活所逼出來的慘痛之言。詩本是最純高的文藝，不學無文如我，怪僻是社會惠我的罪過。獸子是親友厭我的稱呼，與世隔遠如此，可知我對世的無知，怎談得到文學？更怎談得到詩呢？不過別人認我爲怪僻時，可以叫我怪僻；認我爲獸子時，可以叫我獸子。我認他們，以至于人類，社會，世界，大自然爲甚麼時，我也可以認他們作甚麼！所以我有叫他們的權利，正如他們有叫我的權利。可是別人認我爲怪僻，獸子，便得了社會的公報，儘可盡量的說出，說出了也儘可獲社會的贊同；我認他們爲甚麼時，就爲着我的無知，誤理了社會的公報，不敢說出來，說出了也得不到別人的贊同。因此我心中起了不平，感情受了激動，我非找我的出路不可，我便在『寫詩』裏面發洩我的一切，我更由我的『寫詩』找我的公認者

了！

說起我的『寫詩』，不覺鼻酸心痛，俗語說：『男兒口，食四方。』這話明白的表示男子的任務，不應當坐守家園，應當出外活動，我不幸而是個男子，所以我也應當出外活動，因此所以我也是過着張開口食四方的生活。但所謂食，原應有固定的地方和豐富的供給，然後這『食』方能穩定無虞，不致有問題發生；今也不然，『食』所取給的這『四方』，乃飄浮無定之處，不能給人以確實的着落，所以食四方的男兒，從另一方面說，便是個變形的乞丐。尤其是我，自從以乞丐的名義，向無着的四方乞食以來，幾次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幾于被老天將我的殘骸收復，生活的顛連，可想而知，所以我便不能夠安逸順適的寫我的詩，而我的詩也就不能多不能工了！

但有人或許要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顛連困苦的境遇，正是文學作品的來源，不好說因顛連而產不出作品』。此話固然很對。不過文學需要顛連之境造成的苦悶為來源，同時亦需要適當的環境

來紆寫，而後才能由文學者腦子裏醞釀着的文思，發紆而爲紙面上文字的文學。假使文學者因生活的顛連，環境的惡劣，以致于無法紆寫，文學終竟是不能發生出來的！我固然不是文學者，但紆寫之需要適當環境，常人與詩人沒有兩樣。我是社會中一個異常生活顛連的分子，我常自疑我是普天下苦水共入的苦海，我想古今口口言窮的文人的苦境，恐怕就是我求之不得的佳遇，因爲他們雖窮，還能有作文的環境與作文的時間，我便窮到連作文的環境與時間都沒有了！五年來雖曾少許得到這樣的環境和時間，可是不多幾時，又已經消雲散，不復可得，這些詩便是那少許的環境與時間的產物，現在這些產物，已隨那不可多得的環境與時間而亦爲不可得，所以我說古今口口嘆窮的文人之苦境，要算我求之不得的佳遇。人窮到僅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已屬可怕；若窮而至於無作文環境與時間，其尤可怕可知。窮到僅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欲其文之不少猶可，若窮而至於沒有作文的環境與時間，欲其文之不少，將不可能！說到這裏，不禁使我爲無數

有類於我者與同病之憐，爲無數環境不及於我者起不平之鳴，同時又不得不希望環境有過於我者能當機着眼，及時努力，當仁不讓的負起發揚文藝的大任，從荒蕪乾枯的沙漠之土，建築起美麗堂皇的藝術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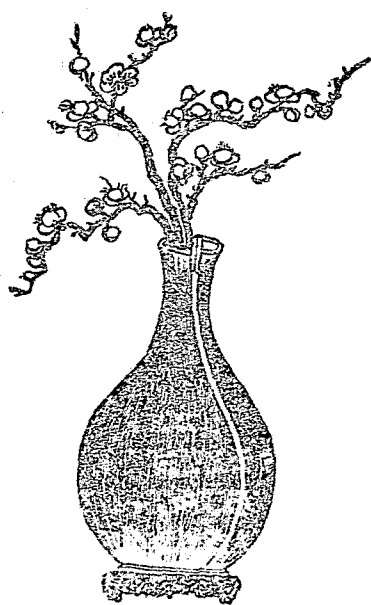
不過可告無罪的，就是：我尊重了詩的尊嚴而不敢輕易寫詩，我非情感激發到最高度，思想達到了成熟期，胸懷如梗，脰脹欲裂，有久蟄思啓之機，一瀉千里之勢，欲以一發爲快者，斷不輕易下筆。所以我的詩，都是我真情實感的披露，都是我血絡脈脈的兒子。從不會手裏執着毛管，再去天壤間找尋，再去記憶裏搜求，再去空虛裏捏造，而將找尋搜求捏造得來的東西，長篇累牘的製造出，可以驚人，可以駭俗。也不會抄些名人的句子，裝些西洋的彩色，標出自身的派系，藉外來的大力使作品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因此我便在優勝劣敗的定律之下露出了我的拙劣，落伍，甚至由失業而幾於淪爲餓殍。論語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我這時除責備自己外，別的還有何說呢？

懸 崖 集

集裏錯誤的地方，幼稚的作品，我不但要照例的說一句『不免，』并且我自己也知道是很多。有些地方，我自己認為要改的，本也改了一些，不過後來我却認為儘可不必，因為幼年有幼年的悲啼嘻笑，老年有老年的悲啼嘻笑，只要是真實的表情，原不應將幼年的與老年的放在一個模型裏製成一律；如果一件作品，根本沒有真情，改也無益，所以我便以存真的意義而撒手了！只好等待讀者們不時賜以指正，來更正我的錯誤罷！

介白民國十八年九月五日於南京。

自 敘



序

詩

我願意我的心血，
流成生長之樹；
由根幹流達枝葉，
處處有真實的血跡。

○ ○ ○

我願意我的心血，
匯成百川之海；
由溪澗以集江河，
泛成磅礴百美的大塊。

○ ○ ○

人們容易犯時疫的毛病，
青年的人尤其不免，

我們攻務了詩之容儀，
怎麼可以忽略詩之精髓？

○ ○ ○

我在遍遊的郊野之中，
注意了孤高無輔的白鶴，
也注意了亂堆無氣的荒草，
我們的運道，難道在這麼個場合飄飄？！



懸崖集

劇 詩

妻 之 士 烈

人物

意映 (林覺民妻)……………四十二三歲
依新 (林覺民長子)……………二十四歲
建新 (林覺民次子)……………十九歲
淑珍 (依新妻)……………二十二歲
炳忠 (侍者)……………三十五六歲

地點

福建閩侯

時間

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佈景

幕開處一間陳設古雅有世家氣象的廳堂，正中桌上，排列祭品多種，香煙繚繞上騰，灼光款擺搖紅，一種莊嚴靜肅令人致哀致敬的景象，一見而知爲適行祭祀大典。

烈 士 之 妻

桌之前面，意映跪拜在第一行列，依新夫婦與建新跪拜在第二行列，意映奠酒畢哀泣伏地上，肩背抽動，啜泣之聲依稀可聞，依新夫婦和建新亦兩手支地上哀泣，久之，依新夫婦和建新拭涕淚起，向前勸慰意映，良久始共扶意映坐於右側椅上。

依——（向妻）時間已經快到了，你趕緊去預備行裝祭品罷！

淑——行李早預備好了，只待收拾起特備的祭品來，就可以動身，炳忠那裏去了呢？你叫他叫車去罷，我收拾去了。（下）

依——炳忠！炳忠！

炳——（急上）先生！什麼？

依——你去叫洋車去，老太太就要動身了。

炳——啊，是，是！（下）

意——（略翻身，從桌上移過支着頭的手無力的擱在腿上，眼望過在右側侍立着的建新後，復望依新）。依新！家事你和淑珍好好料理，我同建新到廣州，來往不過十天，就可以回來，路

上有炳忠照料，你也不必担心。你始先勸我今年莫再去了，由你們來替代，這話本也有理，不過，依新！我總覺得你父親的事，是我天大的責任，只要我身體還可以行動，一年一次的去廣州掃墓，我是無論如何要盡力繼續的。你須知道，我要是不去，便設法對付我心裏的不安呀！（說畢流淚）

依——姆媽！不要太傷心了，等會兒要登程，怕因此有礙你的身體呢！

建——（向依新）阿哥！你前天不是說舅舅家裏送來許多藥品嗎？姆媽年來身體衰老了，恐怕在海船上受不起顛仆，那種藥品，我們須多帶些去預防預防。

依——啊！這事倒甚要緊，但行裝是你嫂嫂經手，我待問問她看，可曾將這藥品檢在裏面。（淑珍上）

淑——炳忠可曾把車子叫來？行裝都弄好了。

依——（急問淑）我問你，舅家送來的藥品，你曾檢入沒有？

烈 士 之 妻

淑——已經檢入了，我見裏面缺少一樣鹽薑，我還加買了一起放在裏面，因為鹽薑是暈船的良藥，而且姆媽又愛吃這東西。

依——好！那好極了！

（炳忠走上）

炳——先生！車已叫好了，我現在就搬東西去罷！

依——是，是！（轉向意）姆媽還有什麼吩咐嗎？

意——沒有什麼了，你們好好照料家事就是，我們就動身去罷！

（意映依新淑珍建新同上車，炳忠隨後，來至赴馬尾火車站同下車。）

意——依新，淑珍！你們可以回去了。

依淑——（同鞠躬）好，我們回去了，姆媽在路上好生珍重罷！阿弟好生照料母親罷！

意——（探頭望依新淑珍，遠了，遠了，為人叢遮蔽着看不見了。急抱建新頸暗泣。）建新！我兒呀！你父親死的時候，你還未曾出世，你哥哥才五歲，那時，我聽得這消息，我真想死去，在死的道路上去跟隨你父親，但回想到我腹

內還有你，更有你五歲的哥哥，都是你父親的遺體，我既愛你父親，我又怎麼忍心拋棄你父親的遺體，你父親珍愛的寶貝而獨自死去呢，因此我就不能死了，我就乘着你父親的遺志，看守着你和你哥哥，權當你父親存在一般！

建——（泣而不言）……………

意——可是我雖然是這麼決定了，這於你父親，固然可以使他瞑目地下，但以我這麼一個無能的女人，來負擔這重大的責任，此中困難，何可言傳？況且你父親是我最愛的人，他世界上只有我，我世界上也只有他，我是他的生命，他也是我的生命，現在他一撒去了，我的生命已失去了着落，他已再不能用愛泉向我灌注，你想我還有什麼生趣活在世上呢？……………（哽咽不能再言）不過我因為太愛你父親了，我願你你父親事事都十分滿意，事事都不受一點委屈，他所愛過的花草，我不願使他枯萎，他所愛過的衣物，我不願使他破爛，我似乎那草木一枯萎，衣物一破爛，便是你父親的精神有

烈 士 之 妻

了缺陷和損傷，我爲着要免掉你父親精神的缺陷和損傷，我便甘心情願的去盡力，去犧牲，甚至至於犧牲了我的性命。你父親在時，最愛我們家裏窗外的梅樹，和月夜被疏梅篩過的月影；他愛我們家園池畔的垂柳，和啼鶯聲中帶來的嫩柳的幽芬；他愛你祖父，愛你叔叔，愛你姑姑，愛哥和你，愛我，尤愛我不死，能生存着撫養你們，他所愛的一切如此，我便當盡力完成他的所愛，不應當死！我死，除非是窗外的梅柳已經枯槁，月影已經消逝，鶯聲已經絕響，祖父叔姑已各有所安，你們已長大成人了！

建——（泣而不言，但時以手擦鼻涕，或用手巾揩淚。）

（沉默良久）

意——我今天來到車站，來到這一年一至的車站，我又不免目擊心傷了！還記得：你父親去世的第二年，我是初次到這裏的時候，那時我要去廣州祭吊，還被你祖父嚴阻；他說我傻獸，他

說我輕佻，後來見我阻無可阻，又以無人偕行，欲去不能，後來經我幾次的要求，才得同你外祖父一同前去，所以我第一次的來到這車站的時候，是同着我至親的親父，去弔望我至愛的親夫的，我一面看望着你慘淡隱憂的外祖，一面懷想着你不知魂依何處的父親，每每心內一酸，又會流下許多淚來。七八年後，你哥哥漸漸長大了，才由你叔叔和哥哥偕我同去，那時，我兩眼望着你父親曾經愛過的弟弟和兒子，而那愛他們的人，却不能來在眼前，而且有着這身首各處的慘狀和魂飛九天的痛苦的，却恰好是他，他是我至愛的人，而偏偏有至不愛的事件，加在了我至愛人的身上，那時我真心痛得要暈過去了！這樣的有三四年的光景，後來是由你哥哥一個人同我去的了，現在是由你同我去，代替了你哥哥的同我去，今天又到在這車站來了，春景年年依舊，而我們的情景却不同了，你的父親呀！哦！我那夫呀！你現在怎麼樣了呀！（放聲大哭）

烈 士 之 妻

建——姆媽！別過於悲慟了！我們還要走路呢！倘若哭壞了身體，再經風塵熬煎，又怎麼好呢？

.....

（時火車已開動，聲音震滿了旅客的耳鼓，動作搖擺了旅客的身軀，似乎是鼓舞他們。）

意——我來在了廣原，
我來在了荒墟，
廣原充滿了灰白的死氣，
荒墟襯托着無限的空虛，
我來時——
填膺着滿腔的熱誠與信義，
我到此——
為何也感到了死氣與空虛！

○ ○ ○

我早已失掉了憑依，
我不能不鄰近死氣；
我早已喪盡了生趣，
我不能不投落空虛，

我『有意義的剎那』，
只在『想念及他』的時際，
但縹緲的幻影啊！
你爲何又轉瞬即逝？！

○ ○ ○
我希望這火車疾速奔馳，
一直奔馳到黃花岡去；
我又怕這火車奔馳太疾，
目前的空虛已使我難抵，
我的心在希冀，
我的心在恐懼，
你個操生殺之權的火車啊！
你到底將引我到何處？

○ ○ ○
車外的景物儘向後移，
這是象徵着人事的轉徙，
十九年前的快樂不堪回首，
十九年來的陳跡算來堪悲，
將來啊！甚而至於今後的明天，

烈士之妻

將怎樣呢？誰又能知？

因此我希冀——

希冀我這回的前去不是弔祭，

是——去他的墳前引領就死！

建——噯喲！我的姆媽啊！你怎麼悲痛到這步田地了！你先前不是說：『我死，除非是家園的梅柳已經枯槁，月影已經消逝，鶯聲已經絕響，祖父叔姑已各有所安，你們已長大成人了』嗎？現在你這雄壯偉烈的氣餒那裏去了？我們不幸已死去了我們的父親，落得我們伶仃孤苦，現在我們所靠賴的，就只有姆媽了，倘若姆媽又不能作我們的靠賴者，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請姆媽抑住悲哀，始終秉着顧念我們的念頭永遠作我們的保護者，救助者罷！

意——（奮臂而起，作振作狀。）我兒呀！你說得很對，我無論對你父親，或對國家，都應當肩起我作母親的責任才對；剛才是一時的情感衝動，不覺就悲傷起來了！實則你們是我至親的骨肉，是你父親的遺愛，我又怎忍丟開你們呢

？不過正義與私慾有分別，譬如我對你父親和國家的責任，是屬於正義；我因懷念你父親，在感情強烈的時候，至於不惜一死，這就是私慾。一個爲國爲民的大丈夫，只因他能以正義支配私慾，流俗之人，則私慾反把正義支配了，所以大丈夫能一往直前的直趨於正義而創立了豐功偉業，流俗之輩，則處處私慾用事，置正義於腦後，而一味有己無人，利己損人以至於死。不過私慾雖然有害，却是人類的生性，誰也不能避免，況且用得適當，也不致爲害，剛才我過於悲痛，便是私慾的表現，也就是與生俱來的天性使然，雖然是我的不該，也實在是人所不免。從前我在傷痛你父親逝世的時候，每每怨恨社會，你父親爲國而死，不管是國家奪去了你的父親，所以那時我便認國家爲仇敵，後來我知道這是錯了，我知道我只有傷慟你父親的權利，沒有爲傷慟而怨及國家的權利，因爲爲國而死，是國民的正義，人雖不能禁止我天性的勃發而傷慟你的父親，而我却不應

烈 士 之 妻

把傷慟擴大而侵犯了正義的範圍，所以我對於你父親的死，一方面是哀慟，一方面是讚許，哀慟是天性的私慾之勃發，而讚許乃在無可如何的正義之下勉強默認而已。我因為認識了正義，就知道你父親的死，是他的自願，我同情而且愛護他的意志，我簡直無反對的勇氣，因為如此，我這十幾年——這自他逝世以後的十幾年的痛苦生活，也就用這種自解方法幫助我的勇氣活下來了！

建——姆媽的教導，非常確當，小兒敬領就是。不過我在看見姆媽憂愁悲痛的時候，我自然而然的便難過起來，內心總在希望姆媽能夠長久的用快愉的容顏代替了憂愁的面孔：却不知道你的憂鬱，裏面有這樣的苦哀！

（車抵馬尾後，意映建新炳忠同下車，改登海船）

（意映建新同立海船欄邊，舉首望住天海之間，良久不動，似有所感。）

意——建兒！你看那天海之際，是何等的悠遠，高

妙，何等於令人懷想，深思啊！遠遠一隻海鷗，翻翻的飛來，他怕就是從那裏來的罷，幸福的海鷗呀！你有這麼一個家鄉，你真是逍遙神仙了，我真羨慕你呀！但你飛來這塵世，難道是捨清就濁辭高就卑嗎？還或者是不忍這塵世的物類，沉淪苦海，特地飛來探望，甚或前來引渡呢？

（時海鷗飛來意映等的前面，左右飛了一會，向後飛去了，不知他是有意留連，還是無意的盤旋。）

麟——姆媽！你看！這海鷗有些奇怪，牠一直飛來，單單到來我們的船邊時，便左右盤旋起來，似乎是尋覓，又似乎是探望，但海鷗怎麼也會有這種心思呀！

意——海鷗盤旋着我們的船邊，當然有他的心思，不過他只能有他的心思，却不能有人的心思，更不能有你我的心思了！人在有着一種心思時，往往又願這種心思在他的對方附魂，若推廣附魂的動作，就是支配，所以當人對物行着附

烈士之妻

魂作用時，便起了人物之爭，當人對人互行着附魂作用時，便起人類互殺的自爭。人物之爭的合理與否，我們暫且不說，但人類自爭，是無論如何當使他消滅的，從前滿清政府，不知民族平等的要義，不知道消滅國際戰爭的首要，要從提高我們的國際地位下手，所以國際交涉，着着讓步，差些兒把整個的國家賣掉，你父親和一班烈士，就是爲着要推翻滿清，以得國際平等，近以拯救我國遠以消滅世界『人類自爭』而殉難的，他爲着國家而死，爲着人類而死，爲着正義而死，雖然他死了是我私人的絕大損失，然而回想到國家人類和正義，也就無話可說了！

建——這樣看來，爹七那時的行動，媽是贊成的了

！

意——當然贊成。

建——但祖父告訴過我，當時爹七由家中去廣州的時候，姆媽曾嚴阻過爹七，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意——建兒！這事你還年青，所以不能知道此中緣故，你須知人都是在感情與理智的海裏輾轉生活着的，當着沉迷在感情之海的時候，會失掉理智的作用，當着沉迷在理智之海的時候，會失掉感情的作用。我那時嚴阻你父親去廣州，是因為那時沉迷在感情的海裏，不知其他；嗣後你父親去世了，我脫離了感情之海而回到了理智的路上，才由冷靜中明白了你父親的舉動是對的。不過人到底是感情動物，怎麼也不能把感情抹掉，只是環境的轉移，足以使人們感情和理智的分量隨時增減分配罷了。所以在你父親已經去世的現在，雖然加多了理智的分量，但每逢想起了你父親的時候，還不免感情動處，如牽駕不住似的迸發出無限的悲痛。

（時意映轉頭向南望，南之極端，海天交于一線，中間涵着淡淡的黯烟，天色蒼蒼，海水茫茫，啓示人以無限的懷想。）

天色青蒼，
海水冥茫，

烈 士 之 妻

人意疏懶。

○ ○ ○
我一心想念着我天北的家鄉，
我一心又懷念那海南的花岡，
我這羈旅的零餘者啊！
獨自悵望在天海之間的船上！

○ ○ ○
人生慣似柳絮的隨風飛揚，
人們偏不能如柳絮的怡然坦蕩。
世上有無司世的主宰，
咒斷人類悲哀的源泉！

○ ○ ○
我不能丟下我愛人的想念，
我不能不去到那黃花岡上，
我不能丟下我親愛的鄉土，
我不能不回到我的故鄉。

○ ○ ○
我不能不去廣州弔祭，
我不能不飄流來海上，

我不能撮合故鄉海上廣州在一起，
我不能不在無法時慘然悲傷！

○ ○ ○

天色這般的青蒼，
海水這般的冥茫，
人意呀！

啊！你怎麼這樣悲傷？！

（沉默良久，忽然心曠神怡的欣喜。）

那年窗外綠柳，
柳下篩月，
我們心面對，
情話蜜蜜。

○ ○ ○

他隻手擎杯，
昂頭對月，
他逸興遄飛了，
常常狂歌叫絕！

○ ○ ○

他有時回過頭來，

烈 士 之 妻

向我儘望，
我羞意滿面了，
只得躲去了床上。

○ ○ ○
他急得跳起來了，
立地向我追趕，
牽起了我的手臂，
就是攀肩的攜手徜徉。

○ ○ ○
或者樹下，
或者池邊，
或陶醉于溶溶月夜，
或緩步于寂寂花陰。

○ ○ ○
我心充滿他了的心感，
他心充滿了我的熱情，
我願從此乘風，
雙雙飛進了長樂仙境！

建——（見母親喜色盈盈，作欣喜狀，但不言。）

(意映忽又皺眉嘆氣，臉呈憂鬱悲抑色相。)

意——

啊！夢一般的往事啊！
往事却真個如夢！
夢裏是如此的甜蜜清新，
醒後却這般的無聊堪憎！

○ ○ ○

自從他離家去後，
連天的鴉鵲哀鳴，
我心起無限的哀感，
深慮傳來不祥的耗音。

○ ○ ○

他離家還不上一月，
果然接到了他的來信。
這信不是平安家報，
這信是一聲垂死的哀音，
這信不會帶來些希望，
這信破壞了快樂的家庭，

烈 士 之 妻

我那時幾次暈去，
我那時痛不欲生，
若不爲他的遺愛維繫，
我早已辭別了凡塵。

○ ○ ○
所可欣幸的，是——
由他們的犧牲，
激成了武昌的革命，
從此創立了民國，
從此推倒了滿清，
國家可從此整頓，
人民可從此甦生，
犧牲個人的性命，
換得羣衆的福幸，
我從此堪慰，
我從此稱心。

○ ○ ○
我當熱血沸騰的時候，
我便自恨是身爲女人，

我願意持鎗効命于疆場，
我願意腥血塗滿了尸身，
我想人生的意義如果寄托于羣生，
那倒是件偉壯的事情，
人生終有一死，
死有什麼堪憎，
與其拘拘爲個人而死，
何若慷慨爲羣衆犧牲？！
啊！我的血管快破裂了，
我的心火也已經狂燃，
我願意爲國而死，
以死兌換國家的光榮，
我願意爲國而死，
以死報答我先亡的愛人！

建——（見母親眉飛色舞，豪氣凜人，作驚異狀）。

（沉默良久）

建—— 姆媽，我們在船上已四天了，爲何還不曾看見廣州呢？

意——快到了，今晚就可以到。

建——廣州比我們閩侯如何？

意——廣州地方是中國南部的海口，中國與外國交通，此處是其衝要，所以商業很發達，市政的建築，也很完善。這省的國民性，是真率而強烈，因為真率，所以能免掉占世界罪惡大部的虛偽和狡詐，因為強烈，所以邇事主張堅定，不因阻礙而退縮，如孫中山先生者，便是廣東國民性的代表。至若景致方面，我以為廣東是一個革命的發祥地，這種地方的景致，不應是風月媚人的美景，而應是悲壯偉烈的大觀，好在廣州就恰好沒有風月媚人的美景，而偏有着那悲壯偉烈的大觀，這大觀在何處呢？我想黃花岡就是他的代表，也惟有黃花岡才能代表這悲壯偉烈的氣象。這十多年來，我一年一次的來到這裏，雖然爲着弔祭你父親，不免令人悲傷；但一接觸着廣州這種悲壯偉烈的氣象，登時又受了啓示而令我壯氣不少！

建——（手向岸邊指去。）姆媽！那就是廣州麼？

意——不！那不是廣州，是從前歸廣東所管而現在

已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從此地去，在今天傍晚就可以抵廣州。我一年一見的廣州呀！你今天又得和我相見了！

建——四天不看見岸了，今天方才復見，而且船身也不顛仆了。姆媽！不知爲何，我似乎有點不慣渡海的生活，現在一進了內地，我便覺得一種安定和甯貼

意——初初渡海，都是這樣的，從前我也一樣，你哥哥也一樣，可是習慣了就不見得了，就如我，現在還上了年紀，只因爲祭弔你父親的事情，來來往往坐的回數多了，也就不見得怎樣了。始初我們來時，你還担心我年紀來了，怕經不起海浪的顛仆，替我預備藥品，誰知我仍舊是平安無事，一點兒不昏暈疲苦。你現在覺得難過不？如果難過的時候，就把行軍油在眉心處搽搽，在鼻管裏吸吸，在舌尖上舐舐，慢慢的就會覺得好些。

建——姆媽說得對，我現在正覺得頭兒有點兒昏，眉心有點兒痛，我就把行軍油來搽搽罷！（說

烈 士 之 妻

着取行軍油擦各處)

(一會兒船到了廣州白鵝潭，意映差炳忠雇了小艇來，就三人坐了登岸。)

(翌日意映建新炳忠攜着預備好了的祭品香燭酒醴紙錢等物登汽車向黃花崗駛去，馬路兩旁，垂楊夾道，原野上草色青青，疎林的桃樹上，已開出了嫩紅新鮮的花兒，踏春的男女，三五成羣，或踽踽道上，或坐臥草場，都似共春光微笑，一種怡人的春色春景，無處不充分表現引誘和鼓舞的力量。)

意——(叫車夫)到了黃花岡的山脚了，你請停車，待我們慢慢走上去罷！

(意映偕同建新炳忠走在去黃花岡的路上，沿途看望岡上及左右的風景。)

意——建兒啊！我來此算來已十九次了，你是今年才來的，你今年來了，我覺得高興，因為我很想帶你來看看你父親的墳墓，我初來這裏的時候，我覺得僅僅我一個人來親親他墳墓的泥土

，你父親一定會感覺到冷淡，我那時只跟你哥哥和你還未長大，不能和我同來，一破你父親的寂寞，和慰你父親的幽靈。前幾年我得和你哥哥一同來祭掃，我心裏頓覺的異常的舒服，今年又得同你來，使你父親的幽靈又多感到一層溫意，我更是快慰。況且你父親的遺志，是希望我能教養你兄弟二人長大成人，現在我已經盡了相當的責任使你們都成人了，我帶你們來祭掃，我心裏就覺得是向你父親獻成績，明責任，和告慰他一般。我……（眼望半山，見一對男女，在草地上一坐一臥，依偎談笑，似有所動，行而復止，但又前行，面現激急狀。）

建——媽媽！你還沒有講完，你講你怎麼呢？

意——哎喲！我講我……我記不得了！

我會有過這樣的依偎，
我曾受過這樣的溫馨，
可是那伴着我的，
就是那墳墓底裏的尸身！

烈 士 之 妻

○ ○ ○
我現在只有孤零，
我現在只有悽清，
一切人生的意味，
我從此消失盡淨。

○ ○ ○
我的他在地底骨肉離析，
他的我在世上走肉行尸，
生死雖然兩途，
苦痛還是一致！

○ ○ ○
他們在春光中蜜語，
他們是天神的驕子，
他們佔領了人間的一切，
他們攝盡了人生的意義。

○ ○ ○
他們嚴冬也是溫馨，
他們炎夏也還涼淨，
他們身安泰山之上，

他們必定寒潭之淵。

○ ○ ○

他們久聚也會離別，
離別時却有相對的暗泣；
他們別後也能再會，
再會時却能夠歡腸爆裂。

○ ○ ○

他們又能夠異地相思，
相思時心中各有個我你；
他們又能夠音信慰問，
各味着慰問語句的蜜意。

○ ○ ○

再不然在家的還可以依門依閭，
在外的還可以乘風佈意，
白雲飛過還可以舉踵延佇，
馬上相逢還可以憑君傳語！

○ ○ ○

只有我啊！
我却是而今已矣！

烈 士 之 妻

熱時熱到火燄的中心，
冷時冷到北冰洋的海底！

○ ○ ○

天牢的囚徒可望開釋，
沙漠的征夫可得泉漸，
只有我啊！

我却是而今已矣！

建——（見母親無力行走，竭力扶之慢行，極盡小心謹慎之致。）

（來到黃花岡的墓前，建新以布墊設地上，扶母親就坐，自去與炳忠陳列祭品，意映泣而無聲。）

（已而祭品陳列已竣，建新至母親前扶之起，至墓前祭弔，意映跪墓前放聲大哭，建新跪母旁扶持之亦哭。）

意——

覺民啊！我最親愛的！

你記否『願死後有魂』的話語！

我現在是第十九次的祭你了，

你到底知道呢？還是不知！

○ ○ ○

我這次還帶來你親愛的幼子，
爲的是多給你些溫意，
他那時還未生，如今在跪你，
你到底知道呢？還是不知！

○ ○ ○

覺民啊！我最親愛的！
記否你最愛而要我撫育的這二子，
依新前已來過，他來就是此次，
你到底知道呢，還是不知！

（聲音漸漸和緩了，作疲倦狀，仍哭。）

我跑上了數千餘里，
只爲的來此弔祭，
死者雖不能復生，
我是怎能啊，不欲來此？

○ ○ ○

從前旖旎一室，
似乎是眼前的事，

烈 士 之 妻

今日舞袖已冰，
他却是安睡在這里！

○ ○ ○

這裏面祇有枯骨，
再也尋不着歡娛，
這裏面有過我的歡娛，
這歡娛使我至今明悉。

○ ○ ○

我記得他那清俊的姿式，
我記得他那豪邁的氣質，
我記得他那煥發的神彩，
我記得他那蔥籠的情意。

○ ○ ○

我們同坐過樹底，
我們同行過草地，
我們同逐過花影，
我們同追過蟾蜍。

○ ○ ○

也曾泛過孤舟，

也曾釣過池魚，
也會在快樂時放聲高歌，
也會在憂戚時黯然嘆息！

○ ○ ○

歡聚時我們形影相依，
別離時我們心思互注，
世界可以拋撇，
却不可以拋撇我你！

○ ○ ○

我所有一切的回憶，
都發動於埋葬他骨的這裏，
而埋葬他骨的這裏，
却永不能追還回憶的實際！

○ ○ ○

光陰如流水，
人事如流水，
江水年年東流去，
東去那得望西回！？

○ ○ ○

烈 士 之 妻

覺民啊，

我最親愛的！

我們不得不從此別離，

我們不得不永久別離！

建——媽媽！你不可過悲了！你當爲自己的身體而
節哀！

好！我們來此已久，我們回去罷！

（建新扶意映下，炳忠隨後。）

——幕——

十九年，三，二十四，完稿。

國 家 與 青 年

人物 青年——一個年二十二歲的學生
國家——學生的舅父年四十五六歲
時間 民國十七年八月十四日(中秋前一日)
地點 南京
佈景 一間簡單整潔的書室，青年在室內坐一會，立一會，又繞屋周旋一會。時而憑窗凝視，時而作急劇狀，皺眉低首，兩手靠背亂行，似有萬般心事未能委決者。

青 年

我不知是甚麼原因，
總有種不可思議的幽靈，
使我坐也不甯，
——睡也不穩。

○ ○ ○

我也知父母師友的矚望，
我也知國民將來的責任，
我曾經焚膏繼晷的勤苦，
但却仍然的沒有長進。

國 家 與 青 年

○ ○ ○

如今捧書到眼，凝視處——
但見白紙黑字，曠曠不明，
在無可奈何中把書拋了，
急燥的煩悶，登時攻進了衷心。

○ ○ ○

明天是八月十五，
明晚的月亮，值得鼓舞。
但能夠領受他的光榮的，
我相信到底還是少數，
就如像我呀！
還不是徒然引起一些悲歌！

○ ○ ○

我是萬萬忍耐不來，
明天的勝遊今天那能忍耐？
我一定要今天去約請舅父國家，
遊一遊傳聞久仰的玄武湖去來。

(欲行復止)

不！我還是不去約他，

他是個老者，慣使人觸霉頭，
他對於我們青年，
是太不體諒，太不善諍。

○ ○ ○

但是我總不能不去約他，
同他可發生出許多愛情，
同他可引起我許多談論，
我要不約同他，實是不能！

（青年作行走狀）（國家上）

國 家

昨天的會議，我着實可惱，
一個青年，難道不應該為國奔號？
却偏要找尋出餘事閒理，
把『努力』『犧牲』輕輕撤掉。
現在的一班青年，老實說：
我是不敢稱道！
青年外甥這幾日不曾到來，
我要去看看他，是在偷懶還是勤勞。

（出門遇青年驚訝）

國 家 與 青 年

呀呀！你真來得驕巧！

我正要前去找你，你却來到。

○ ○ ○

青 年 （進室向國家作揖）

拜上，拜上舅父，

明天是佳節，我今天十分煩悶，

我又生來性急，

今天的長旦，我實難挨忍，

你請同我出去遊覽，

活一活，我枯燥強固的疲神。

國 家

現今的一班青年，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堅忍，

你如在心中煩悶，

你最好深居閉門，

一個年青的人，須習道德——

而尤須努力，堅忍，犧牲。

○ ○ ○

你如要那樣，你將不幸，

你和昨天的一班青年，是一個模型。

你如甘于墜落，

你可自由施行；

你如願意振拔，

你便聽我勸言，

你如養成了堅忍習慣，

你將獲無限的福幸！

青 年

舅舅呀！那是登天，那是難能，

但你從來沒發過這等議論，

你是感受了什麼刺激，

發生出如此重大的憂憤！

什麼『昨日青年』，『一個模型』，

說得來我竟是全然不醒，

我今簡直悶得要死，

你教我堅忍，這却怎能堅忍？

○ ○ ○

我們青年的生命，是活動，翻新，

『堅忍』簡直斷絕了青年的生命，

國 家 與 青 年

我今已精枯神疲，手足鬆軟，
不信，你可詳實驗明，
你請給我些回生聖藥，
莫要送與我速死棺槨。

○ ○ ○
國 家 (作戰標狀)

噯呀呀！你怎麼說出這不祥的話，
還 傷了你嫩弱的心？
遊戲并不是全然無益，
遊戲也自有他的可珍，
你就要我同去呀！
我却有什麼不肯？
我的外甥呀，青年！

我便許你同行。(二人起身下)(幕下)

佈景 玄武湖面荷葉滿覆，堤上兩旁，滿長着草木成行，皆呈凋衰之狀。稍遠處一個樹木較密的湖島，即是五洲公園，國家與青年二人，由堤走下登舟，同坐舟上。

國 家 (唱)

朗朗大原兮國之光，
澄澄秋波兮國去殃，
同申慶賀兮，
遍都市城垣與山原村鄉。

○ ○ ○

朗朗大原兮國之光，
斑斑秋波兮禍未央，
共起努力兮，
協老壯青年與兵工農商。

○ ○ ○

國去殃兮國之光，
禍未央兮國之殃，
責在吾曹兮，
其大家堅忍，奮鬥，犧牲。

青 年 (唱)

秋色清明兮醒人神，
秋氣凜冽兮宣天刑，
哀哀青年兮，
茫茫大地，決莫想棲停。

國 家 與 青 年

○ ○ ○

秋水映天兮波蔚藍，
秋色蕩漾兮水天光，
哀亡青年兮，
欲供應國用，爭奈無方。

○ ○ ○

青年是國家生命，
學問是國民精髓，
青年離去了學問，
怎能勝國家大任？

（向國家）

舅舅，你始終太肯定了現象的尊嚴，
同時太瞑昧了缺陷的寄存，
你是戴上了藍色眼鏡，
你一切都看成藍色的光景。
就如你方才的快樂歌聲，
實在又怎值得這等頌吟？

○ ○ ○

你是個快樂主義者，

于一切都只能看到他的好處，
這大失所望的玄武湖，
你也會滿口讚許。
他所有一切罅隙——
你儘會一把包庇，
但不解你對於我們青年，
爲何不肯寬容，只有嚴厲？

○ ○ ○

國家對於青年，實在是太未盡職，
我們證諸往事，便能深知。
他對於一般青年，——
沒有善良教育的施予，
不是不能實際傳授，
便是學得來與實用不適。
既沒有善良的教養，
那能成充實的學力？

○ ○ ○

迨政治的局勢轉移，
魔力又向他們誘引，

國 家 與 青 年

一霎時無學無術的孩子，
儘可充主任科長的重任，
躍躍欲動的青年，
鬧遍了城市鄉村，
而城市鄉村的政界，
也滿囔着無知蠢動的青年。

○ ○ ○

應招而來，不過是風聲的景從，
慾望提高，却無法成其緩衝，
工作儘管敷衍，
而階級却不可不高崇，
慾望既無法制止，
傾軋便因而接踵。
但激成了盛大的紊亂，
却不得不尊崇國法的嚴重！

○ ○ ○

跟蹤定亂，不旋踵即剷到了青年，
依法科刑，輕則屠禁，重則殺身，
但他只知他是死於造亂，

那知他是無學無能？
只知道是國法不容，
那知道是國教不精？
這兒斷送了不少青年，
也就是損傷了國家的生命。



我故常覺得現象沒有甚麼可矜，
而對於青年，尤恐貽患無盡。
與其熱烈地發出頌讚，
毋甯冷靜地努力匡勉，
欲對於國家真實有益，
這倒有些左卷可擊。

國 家

你的話說得洒洒淋淋，
雖也有幾許理確情真，
但國家應給福利於人民，
人民應否對國家盡責任？
責人最易致嚴，
責己難于惟慊，

頂天立地作了個國民，
終應該振刷精神，自負一分責任。

○ ○ ○

當我們遊玄武湖時，容易想及西湖，
因愛西湖，便生出了無限輕侮，
輕侮之心發生，便無論如何，
不會對玄武湖發生羨慕。
但我們如想到他一旦沒有，
便會覺得此時聊勝于無。

○ ○ ○

但這并不是我滿意於玄武湖，
同時就滿意到現在的中國。
如湖中這阻礙波光的高草，
——深不數尺的水道，
空有着千奇萬怪的美景，
映不入蕩漾透明的波濤，
這那能使我貪愛？
無奈憐惜之心把我的『不受』戰敗。

○ ○ ○

青年呀！我的外甥！
你可把你的憤氣平平！
凡事先把國家懸上幾分，
然後再想你青年的本身，
你須在青年上加上『國家』色彩，
成就個國家的青年。

青 年

人民自應當對國家盡責任，
青年也應成為國家的青年，
但若沒有相當的學力，
僅希望他負起責任，怎麼能行？
比方這涓涓可憐的玄武湖，
總希望不出鮮妍的美景，
任憑你怎樣努力，
可能造出怡人的美景幾分？

○ ○ ○
我想國家不應片面地以責任號禁青年，
倒應把解決青年問題的責任自己負起，
在全中國整個計畫之下，

國 家 與 青 年

把現在，將來的青年一把抓濟，
等到青年有了能力負責，
然後才能以責任責之之理。

舅舅！我只問你一句：
現在一些青年，究竟濟不濟事？
不濟又是否由無事可求來的？

國 家

暖愛！你們青年人總是信教，
作惡人總是要作惡到底。

你的問題，我不能解答，
我只勸你凡事要問人自己；
好，到一旁好象是來時的地方，
到那時，我們真非要登岸回去？
咳！玄氣認真太無起來，
這飽時如像吃白水一杯，
我睡不主張冒味地猜測現象，
但透了後，却始終使我高興不起！

（二人同走在歸路上）

青年，你說你今天聽同，

我如今去替你預備明天的節事，
明天你可早些前來聚聚，
好酬謝你熱情的過意。

青 年

明天是佳節，合該預備，
但舅父將作何安排，出何主意？

國 家

我明天要預備些酒肴月餅，
到秦淮河月下泛飲，
內備你舅母兄妹，除你外——
再不和甚麼友朋，甚麼客寓。
你想那月白風清，團聚暢飲，
我們將如何舒適，靜心！

青 年

呀！呀！秦淮河麼？
那我可不取從命！
我聞不得那酒肉熏腥，
我聽不得那管絃歌聲；
我厭看那全不自然的賓客聚醉，

國 家 與 青 年

我怕見那糊行亂動的無耻女人；
我的羞臉，最易泛到面上，
一泛上，我便不能自由，停當；
我的憎惡，最易從心上提起，
一提起，我便要立刻離去。

○ ○ ○

沒有勝地，便會辜負良辰，
明天的中秋，我便高不起遊興，
我情願閉門，深居。
倒免得惡魔入侵。

國 家

好，好，你便能閉門深居，
也能得多少益處，
你若能把堅忍養成，
將受用無窮的利益。
我祝你將來成功，
我尤望你現在努力！

(幕下)

國家青年合唱
(不見人影，但聞歌聲)

我們不崇信楊朱，
我們不崇信墨翟，
我們所崇信的，是——
講修中庸之道的孔子。

○ ○ ○

我們也贊成顧己，
我們也需要顧人，
那只顧一方面的，不是——
正確的方案，和我們同志的同人。

○ ○ ○

『他們不是爲人』
『他們是在爲己』，
國中的人人，都在——
指手畫脚地交互痛詆。

○ ○ ○

顧人原不離乎顧己，
顧己原不離乎顧人，
如果執着中道爲衡，人已——
那會有軒輊咀唔之爭？ (完)

國 家 與 青 年



詩

黃 鶯 與 人 生

飛倦了的黃鶯，
投向河岸的山林棲停，
撲通一聲飛下水中的林影，
忽然不見了山林。

○ ○ ○

人生懷着滿腔的熱望，
跑來這人世尋求愛鄉，
舉目只望見殘酷的刀組，
找不出些兒善狀。

○ ○ ○

林影向着黃鶯說：
我不需要你棲息，你切莫以棲息望我；
人世向着人生說：
我處沒有快樂，你請莫以快樂索我。

○ ○ ○
黃鶯收拾起昔日的忠直，
人生加上個時新的面具，
橫衝直撞地在天上人間自由着跡，
一直到他天數盡時，才算罪惡終止。

遊 公 園 後 (廣州第一公園)

早已遺棄于無垠的荒郊了，
熱罵，冷嘲，孤獨，枯燥，幾許無聊
今天爲冥茫的波推到了仙鄉，
乾涸了的靈魂呀，你可痛洗一個肥澡。

○ ○ ○
懷中充塞着溫暖，
心花開放得美滿，
無端裏夜鶯一聲，
將我掠過了江南，

摸索中聞覺了醉人的蘭氣，
摸索中認取了綠柔的芳草，
摸索中啜盡了清雋的醇酒，
摸索中傍依了碧淨的瓊瑤。

○ ○ ○

可是光明呀，你來似慢立之望幸，
你去似江水之無情，
不知你對憔悴的人兒，
到底是何用心？

○ ○ ○

時間之神呀！
你是個滿被刀箭的飛鷹；
甘永之夢呀！
你是朵聚散無常的濃雲。

○ ○ ○

當飛鷹一度飛過濃雲時，
酣夢已由甘永變為平淡了；
當飛鷹二度飛過濃雲時，
酣夢已由平淡變為枯澀了。

遊 公 園

○ ○ ○
假使時間果是一個飛鷹
我還可使我心血凝成一枝簇箭；
假使酣夢果是一朵濃雲，
我還可重振睇睚把他看個分明。

○ ○ ○
可惜美景不和悲傷商量就過去了，
留下了悲哀時毫不動情，
好像留下孤子的一個父親，
這樣，又何必有美景的從前？

○ ○ ○
我爲時境的推移而喜悅了！
我爲時境的推移而悲痛了！
實在時境的推移只能演出悲痛，
因爲喜悅便是悲痛的行蹤。

登 清 涼 山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遙望見江水綿長，
江水已流出了山谿，
我望不見他的來源。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遙望見天如圓鑑，
四周被薄霧遮掩，
遮掩着天邊的家鄉。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避去了城市的喧囂，
城市現在已靜寂了，
但終久將復活於目前。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遙望見東海汪洋，
那裏載來了西方文化，

登 清 涼 山

那裏載來了殺人洋槍。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望見我沃土無疆，

我廣大可愛的沃土呀！

你如蠶食了的桑葉，殘缺不完。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望見了隱在雲霧的濟南，

那裏瀰漫着黑霧濛濛，

怕莫是戰場的沙土仍在飛揚！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看見了萬民的百孔千瘡，

不知那自命振救的人們，

可曾看清過他們的模樣。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着眼在莫愁湖邊，

湖水已是乾得淺了，
湖上滿蓋着的荷葉，掩映天光。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遙對着靜默的鍾山，
夕陽光射滿了他的遍體，
他却仍現着淡灰色的愁顏。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默數着那古城彎彎，
他曾是古代的干城，
他今已頭垂而氣喪。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領略盡古今的風光，
我願作古今風光的兒子，
我幸我這麼着渡過重陽。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登 清 涼 山

我這麼着度過重陽，
我不知千里外的家鄉，
他們到底是什麼模樣。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看見了我憔悴的老娘，
她朝朝暮暮盼望着兒子，
而兒子却永遠地沉淪他鄉。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看見了家裏的節筵，
母親的舉箸已拋下了，
躲去了房內眼淚汪汪。

○ ○ ○

我登在了清涼山上，
我掙得個眼淚汪汪，
成母子同流的眼淚，
遙對着這江水汪洋。

十七，九，九，於南京。

度 歲

新歲的祥光籠罩宇宙，
去了的歡欣歸來眉頭，
這兒是心花美滿，
大地各處想也在適意優遊。

○ ○ ○

天心有重重的曇花簇擁，
岳麓對個個的怡顏致恭，
來往遊行的紅男綠女，
此際也對景而舒適從容。

○ ○ ○

雲的背地分明還襯着黯霧，
色的骨裏顯然還隱着悲楚，
臉上泛着怡顏的人們，
記否境過情遷了的暗哭！

○ ○ ○

新歲的祥光籠罩宇宙，
旅中的孤客孕滿離愁，

這兒在窮愁孤苦，
我的那方呀情景耐人追求！

十八年舊歷元旦日子長沙。

怨

江波成年的向東海翻揚，
不眷戀青蘆的西國故鄉，
愛人呀，山谿隔阻，
——我不能西還！

○ ○ ○

鴻雁應時的由南向北翔，
不眷戀明媚的南土風光，
愛人呀，今日何日？
——我不能南行！

○ ○ ○

溫風微拂的時候，
是我思你最迷的時節，

愛人呀，你如也在懷念我時，
請乘風寄來了你的香吻！

○ ○ ○

綠蔭翳滿的晚亭，
是你最愛蜜談的地境，
愛人呀，我不能來在你的身邊，
只請你展看我那絲帕上的淚痕！

一八，五，一六，上海。

春 風 來 了

春風已吹醒了枯木，
枯木已吐出了鮮花，
我勞倦頹喪的靈魂呀！
何處是你追求的娛樂？

○ ○ ○

春風已扇動了湖面，
湖面已皺起了綺波，

春 風 來 了

我勞倦頹喪的靈魂呀！

何處是你努力的效果？

○ ○ ○

春風已鼓動了松林，

松林已放出了歡歌，

我勞倦頹喪的靈魂呀！

從你心所放出的，是笑聲還是悲哭。

○ ○ ○

春風已吹遍了宇宙，

宇宙已滿孕着融和，

我勞倦頹喪的靈魂呀！

春風只吹不去你的失望與恐怖！

一八，五，一九，于上海。

垂死的尋求

城市中看不見自然的真面，
不得不到市外去尋找自然，
我步履悠揚的在向外奔跑，
未到郊外已心願無限新鮮。

○ ○ ○

遠景是那麼昏昏，
彩雲是疊疊層層，
綠林在搖曳歌舞，
花鳥在爭妍鬥鳴。

○ ○ ○

徐來的風兒溫溫，
太陽的光兒豔豔，
自然的神兒清澈，
自然的心兒沉靜。

○ ○ ○

遠遠處有一塊碧綠的草坪，
草坪上有俯首的牛兒一羣，

垂 死 的 尋 求

五六個牧童在那裏追逐跳跑，
不時由風送來一陣陣的笑聲。

○ ○ ○

一彎濃綠的樹叢圍住小村，
小村前面隱約有檣桅數椽，
我疑罅那裏是悠悠的仙境，
這條曲折的小路便是仙徑。

○ ○ ○

蝶兒在花圃中來去紛紛，
被蝶棄了的花默默無聲，
我不知蝶花是什麼主張，
也不知花爲何却像美人。

○ ○ ○

耕地上有男的女的在耕鋤慇懃，
他們的動作是國家財富的來源，
他們不料把財富聚匯到都市後，
另外的一班人却已把財富攤分。

○ ○ ○

他們異常的忠實溫純，

受了別人的侵凌只裝着不審，
他們仍舊在努力耕種，
一直到他們的兩眼緊緊雙瞑。

○ ○ ○

世上那有真實的同情，
更尋不見那愛的蹤影，
人們發生一陣子世的關係，
匆匆的無聊的又奄然長瞑。

○ ○ ○

我是個被愛遺棄的畸人，
我沒有朋友也沒有族親，
世事已是我的外物，
我只能默對着自然。

○ ○ ○

我疑心我的死期將臨，
而今殘酷的痼疾又已復興，
我在未死以前的今日，
願把自然的慰安帶作葬品。

一八，五，二〇，于上海。

哭 芷 芳 女 士

哭芷芳女士 （結局的主人翁）

——讀汪錫鵬著的結局後——

芷芳呀，芷芳！我實感着的
女郎呀，我那虛無的姑娘！
你是理智高昂的聖母，
你是愛情純潔的雕像，
你是真摯精明的美女，
你是洞澈宇宙的太上，
世界不是善人的住所，
真理不過夢中的幻象，
你不該撐着慈顏來這世界，
你不該望着真理奔臨人間，
你已錯懷了意念，
你是免不掉災殃，
你被鐵鞭抽殭的弱羊呀！
你被堅霜催敗的嫩花呀！
你個最慘的被殺者呀！
你個人類的寫真者呀！

○ ○ ○
芷芳呀，芷芳！我實感着的
女郎呀，我那虛無的姑娘！
你的『愛』的要求太神聖了！
你的『性』的慾望太應該了！
我恨莽大的世界沒有諒解，
我痛冷硬的囚鍊鎖你頑牢，
當你抱雪妹而歎惋着『愛』時
我願屏棄一切作你理想的戀人，
當你摟阿娜以求慰着『性』時，
我願百般嫵婉作你發洩的奴隸，
我非如此不足以慰你神聖的慾望，
我非如此不足以補這世界的空虛，
我非唐突，
我非無理，
我非噴發我的獸慾，
我非貪愛你的肉體。

○ ○ ○
芷芳呀，芷芳！我實感着的

哭 芷 芳 女 士

女郎呀，我那虛無的姑娘！
世界是慳吝着對你麼？
你又住過貴族的高級學堂，
世界是惠愛着對你麼？
你又殫倒在殘酷的人世道上，
火車上的狗眼刦奪了你的自如，
寢室外的偷窺駭破了你的胸膛，
學校給與了你一分智識，
社會報答了你十分阻障，
你便只能在私室裏撲着聖弟，
你便只能在獸窟裏抱着五娘，
這裏面有無限的痛楚，
這裏面有難吐的心酸，
我能原諒你一切罪惡，
我能體認你一切衷腸，
芷芳呀，芷芳！
你的靈魂倘仍在荒郊飄搖啊！
你請來到我的身邊暫作盤桓！



芷芳呀，芷芳！我實感着的
女郎呀，我那虛無的姑娘！
我最可惜于你的，就是——
你信上了那不足信的共黨，
你的聰明是如此崇高偉大，
你萬不應有這荒誕的信仰，
你本受夠了環境的壓迫，
你本受盡了世情的摧殘，
但壓迫與摧殘的解放，
并用不着荒唐的共黨，
你是受着了牠陰謀的欺騙，
你是忽略了你縝密的理想，
你請甯靜着你煩燥的神明，
你請放射出你高遠的眼光，
那由你忽略中隱下了的錯誤，
立刻將從你明鏡般的眼底顯現。
芷芳呀，芷芳！
像你這般可愛可憫的弱質呀！
我決不願你爲此貽成白玉之玷！

哭 芷 芳 女 士

○ ○ ○

芷芳呀，芷芳！我實感着的
女郎呀，我那虛無的姑娘！
你厭惡着的人世今已遺棄，
你超脫了的靈魂今已徜徉，
你不必悲生前的苦惱，
你不必嘆生前的流浪，
你今可——不憂慮饑寒與孤寂，
你今可——不糾纏煩膩與悲傷，
人間的苦味你已嘗遍，
你將來，將來呀再莫來這人寰；
人生的意義你已看澈，
你歸去，歸去後安享你的虛幻，
好好眠去罷，芷芳！
好好眠去罷，芷芳！
我慶你脫離苦海，
我羨你超升天堂！

十八，五，二八，于上海。

端 節

時間愈是向未來追奔，
回憶愈是對已往呻吟，
回憶呀，不堪呻吟之苦，
何不截住了時間的前進？

○ ○ ○

過去了的往事，
分外的引人深思，
他曾是已往現在的陳跡，
爲何當他現在時那般厭棄

○ ○ ○

去年的今日，
岑寂的家中有我與分，
我有着那岑寂的家庭，
怎麼也不見光榮欣幸！

○ ○ ○

今年的今日，
我沒有了家庭，

我卸下了家庭的負累，
爲何却在外短嘆長呻？

○ ○ ○

我那時是個學校的教員，
我在受惡劣環境的無情痛鞭，
端節發下了期終的薪水，
『我能離開了』，我如解放了的囚人！

○ ○ ○

現在所在的天涯，
正是從前想望的地境，
這誠然是我理想中的處所，
怎麼理想國內又空然無存？

○ ○ ○

我憶起了去年的端節時分，
我要把今天的端節愛存，
不然，他飄然無聲的去了，
將來又會引起無謂的追尋！

○ ○ ○

我在空空的理想之國，

在把茫然的端節愛珍，
縱然他沒有什麼可愛啊，
我怎能不為將來顧全！

十八年端午節于上海。

「她」的 悵 望

無邊的黑暗吞盡斜暉，
光明的前途隱入昏沉，
我微茫的一線希望啊！
你消逝時————

 默默的無形的猶
 如滄海之淹沙塵！

○ ○ ○

人生是一隻軟弱的羔羊，
世路是一座殘酷的火坑，
我負痛的生之嫩芽啊！
你夭傷時————

 須安靜的順從這

「她」 的 悵 望

自古天道之經常！

○ ○ ○

她臉兒是星星般閃然清新，
她神兒是秋水般澈然明淨，
我偶爾靠着她靈眸的撫摸啊！
我的魂兒————

是從死氣般的冰凍裏，
驚回了花香鳥語的山春！

○ ○ ○

欣然跑上了鮮紅的希望之途，
懷想她床前默坐的幽閒氣度，
香塢裏一沒有了她的睡影啊！
我的魂兒————

是從睡夢的懸崖上，
墜下深不可測的空壑！

○ ○ ○

她的『在否』已成了我喜憂的根源，
此中內幕，我自己也不知其底蘊，
我個着了魔的麻木兒啊！

你便無事——

也要三次的五次酌
作着倖存的無益窺偵！

○ ○ ○

她有時，好像在故意和我鬥才，
我心想她在時，看時却又不在，
我由失敗激起了的忿怒啊！

你在那時——

確曾堅決的立誓的，
再不探女人的形跡造自己的悲哀！

○ ○ ○

可是啊，可是呵，最不可解的就是：
推翻自己議案的，非別人到是自己，
我那因牢也似的半死靈魂呵！

你在守坐時——

有千萬的無數的箭刀，
狂風暴雨般紛紛向你亂刺！

○ ○ ○

剪了髮的頭兒動來如撒軟纓，

「她」 的 悵 望

俯視着的眼睛不時向我釘凝，

我興然起舞的疲神呵！

你只太無能——

你爲何不能脅生兩翅，

飛過這咫尺間的她的宮庭？

○ ○ ○

最恨的是她那蒼顏皺額的呆形丈夫，

他是花的毒蜂月的暗雲良辰的惡霧，

他這般無恥的不自量的依偎着她呵！

只顯現着——

嬌艷的芬芳的鮮花，

橫遭粗暴鹵夫的踐踏斷磨！

○ ○ ○

被兇神摧殘着的女娘呵，是否心懷不平？

你沁人脾鼻的芳心，肯繚繞這垂暮鬼影？

你那愛之投臨的可人兒正多着呵！

你爲何仍——

忍氣吞聲的奴膝婢顏，

在這禽獸面前輕易的裸體赤身？

○ ○ ○
我確已用全心愛她，她始終不我延見，
她入在了丈夫的懷裏，她倒默然不言，
我的心已被氣悶塞得緊緊呵！

我今天要————

罵你個不識好壞的無恥婦人，
你的心中為何沒有個『我』在記存？

○ ○ ○
我獨站在她對向的屋窗門前，
神已墜入了冥冥的無底深淵，
我個被愛遺棄的秋風之落花呵！
你今為何————

孤冷的侍立在他們那
卿卿我我熱偎中的樂園之旁？

○ ○ ○
紅潤的晰嫩的肉色幻出了亂揚的死灰，
清盈的流動的秋水乾涸在沙漠的荒陲，
她如舞的仙態再也湧不上我的眼呵，
來喚醒我————

「她」的悵望 離開……愛人

沉重陰森如黑漆般的，
被悲哀深埋着的沉睡！

○ ○ ○

無邊的黑暗已吞盡斜暉，
光明的前途已隱入昏沉，
我微茫的一綫希望呀！
你消逝時————

默默的無形的猶
如滄海之淹沙塵！

十八，六，十八，於上海。

離開……愛人

錦繡的河山快要陸沉，
和順的民族快被鯨吞，
我不得不拋棄一切，
————從事革命，
我非甘願離開我的愛人，

實是爲着呵，沒有閒情！

○ ○ ○

權利的疆場血肉羶腥，

饑饉的災區饕餮啖人，

我不得不拋棄一切，

——從事革命，

我非甘願離開我的愛人，

我要不離呵，我心不忍！

○ ○ ○

荒淫的樂園歌管喧天，

赤露的貧民筋疲力盡，

我不得不拋棄一切，

——從事革命，

我非甘願離開我的愛人，

我是自怕呀，助桀爲淫！

○ ○ ○

醉人的春風酥透骨髓，

雙雙的情侶頻傳鶯聲，

我不得不拋棄一切，

離開……愛人 惜 春

——從事革命，
我非甘願離開我的愛人，
我爲羣生呀，不肯獨幸！

十八，六，十八，上海。

惜 春

青春我的兒子啊！
你離我的孕育今尚不久，
自從你去後——
你是依然，我已枯瘦。

○ ○ ○

青春我的父親啊！
你遺我去後怎不回頭？
我晝夜思念——
只贏得長空悵望，黑夢悠悠！

○ ○ ○

我看見我的同儕，

都嘆他青春已休，
不知我自己的青春，
才早已是縱影不留！

○ ○ ○

我隨時都以青年自許，
決不相信要老于同儕，
但第三者的旁觀評論，
往往是同儕比我年幼。

○ ○ ○

不可追存的青春啊！
你竟是已非我所有！
昨天的餘味還恬然在口，
今日的芳蹤怎已離我他就？

○ ○ ○

我的勇氣已衰，
人家怪我不努力奮鬥
我自己只深知是不能振拔，
却不信青春已隨江水東流。

○ ○ ○

我的精華落盡，
人家只說我是病境深幽，
我自己不承認已遇病魔，
誰知道青春已離我他遊。

○ ○ ○

不可居駐的世界啊！
不可違抗的命運啊！
人生的意義如果在逐虛幻，
我不知道虛幻有何可求！

十八，八，六，南京。

月 夜 野 臥

茂盛啊，我贊美你畢遂了樹木的生意！
可是——大風起了，
你造成了劇烈的搖曳，
又損傷了你所愛惜的他的生意！

○ ○ ○

衣食啊，我感謝你溫養了人的身體！
可是——也是爲了你，
人便在崎嶇的世上奔馳，
一天天在消磨你所留意的他的身體！

○ ○ ○

性靈玩弄現實又畏懼現實，
如嬌女貪愛謔戲又避忘謔戲；
當欠缺着時起了嗔怪，
當粗重了時痛得僵直。

○ ○ ○

月亮普照了世界，
不分青皂，好壞，
是基督神的胸懷？
是革命家的偉大？

○ ○ ○

煩熱時我苦心潮狂漲，
引不入幽美恬澹的詩來；
寂寞時又苦身世孤單，
脫不出浩瀚無垠的荒海。

月 夜 野 臥

○ ○ ○
往常因得不着而受苦惱的寂靜，
今夜在得着了冷露裏挨苦惱，
神經的進行成不能移的專一，
不能移的緊趕着安詳的睡覺。

○ ○ ○
就在這時啊！
有疲勞的苦工在瞌睡中呻吟；
就在這時啊！
有甜蜜的卿我在摟抱中暗驚。

○ ○ ○
我一心貼想着我的席地，
我兩眼凝望着我的幕天，
宇宙間子立着的孤我月冰露冷，
天河外對望着的牛女熱情溫溫。

○ ○ ○
天河外的牛女閃目弄情，
輝燦着的夜台喉顫嬌音，
疾駛的汽車呼喊出豪人的傾瀉，

燻燻的酒臭吹撒出闊老的嬌淫。

○ ○ ○

孤另人原不懂什麼羨慕心思，
也不知什麼是人生正當的意義，
興來壓住是他歷來的妙法，
這妙法是他永承勿替的家私。

○ ○ ○

月網籠罩着森森的林影，
珊瑚的動顫似被吻愛人的掙扎；
新愁包裹了血淋的舊痕，
微痛的攤上是月華露重的今晚。

○ ○ ○

我喜歡接近自然的雄壯，
却不願多見淵深的憂傷，
爲何，爲何一與自然逅面啊，
登時又裝滿了哀愁滿腔？

十八，八，三一，南京。

求

生

求 生

忠實的弱者喇！

收拾起你乞憐的珠淚罷！

世上本沒有利他的施與者，

你那能乞得貪愛的憐泉一點？

○ ○ ○

忠實的弱者喇！

鼓掉起你最後的勇氣罷！

世事只能在強者的手下暗諾，

強者的取得，悖理也無如何。

○ ○ ○

世界上也有正義公理，

不過這是倡導者宣揚下的名詞，

我可憐的忠實弱者啊！

快聽取我忠心澈骨的深刻告語！

○ ○ ○

世界上只有攘人，奪取，

雖然白天裏人人在向他攻襲，

我可憐的忠實弱者啊！

你如要生存，你得向這方努力！

十八，九，二，南京。

秋 興

秋虫唧唧的亂鳴，
令人疑罅是破曉的早晨，
誰知豔陽已照耀了中天。

○ ○ ○

秋風吹着樹聲珊珊，
示人以可怕的嚴冬消息，
玄武湖的蕭瑟便要到了！

○ ○ ○

殘柳拖着她焦黃的軟弱身腰，
在威權的秋風裏不自在的飄搖，
壓逼出一聲聲無限悲痛的哭號。

○ ○ ○

荷的花不知何處去了，
蓮蓬被人一束束的買去，
剩下的只有荷葉——
却被舟子在悲風嗚嗚裏給她收尸！

○ ○ ○

在湖岸攔曝着的荷葉，
安靜無言的穩睡着，
不回想他春來的欣榮身世，
只在靈光裏放出他淒苦的殘餘香氣。

○ ○ ○

秋到了，
景消了，
人少了，
我痛人間炎涼的殘酷。

○ ○ ○

湖面不是從前了！
景色不是從前了！
任保護的魏城孤立無言，
俯瞰着的雞寺張口失聲。

○

○

○

秋在那裏呢？

草木不知，人也不知；

秋是什麼呢？只見——

草木焦黃，人在嘆息！

○

○

○

鍾山頂着灰色的帽子，

——排下憂戚的面目，

仰首聽着長空的悲風，

低頭看着零亂的萬物。

○

○

○

人頭似的荷葉，

在高城俯瞰之下的狂風裏忙忙點頭，

是熱誠的歡迎？

是哭喪的哀求？

○

○

○

人把秋底下的荒湖嘆息，

人把湖內面的蓮荷圖利，

到底湖本何意而存在，

——荷因何求而發滋？

景物如果是忌人玩弄，
或將歡迎秋冬的速來；
但人要說他悲感時，
他又何能持已意爲辯解？

人類愛以秋意對景，
也同愛以秋意對人，
人如不受這等承認時，
人間便由隔膜而紛爭。

知識只在一種限制裏馳騁，
怎麼也不能擴大到自然，
可是人偏愛以自然自許，
而歸其致亂之由于他人。

我實不願意寫詩，
因爲人智是如此有限制；

我又不能不寫詩，
因為秋來的悲哀，我不能自抑！
十八，九，十二，于玄武湖。

嘆 聲

蘭蕙旦夕希望着生長出芳香來，
伊有一位愛友——蒼蠅，
又有一位惡朋——蜜蜂，
一日蒼蠅對伊說：
『秋風是吹噓着生長出芳香的天使』，
蘭蕙聽了，是如何懷望着秋風之來臨呀！
一日，蜜蜂對伊說：
『春陽是鼓盪着生長出芳香的天使』，
蘭蕙聽了，是如何憎惡着春陽之逼近的呀！
○ ○ ○
蘭蕙有沁人脾鼻的清香，
但是運道去了，凋零也就會來到。

春天到了，

人說：『你有清香是因為你有細長的葉叢』

于是伊把伊的葉叢左右搖動而得意；

冬令到了，

人說：『你有凋零是因為你有細長的葉叢』

于是伊把伊的葉叢左右催殘而悲怒。

○ ○ ○

有人說：

『蘭之花清香幽逸，蘭之葉沒有什麼可貴』，

蘭在冬季裏聽了，

沉悶不展；

蘭在春季裏聽了，

笑逐顏開。

天 涯 寄 懷

世界上有兩個孩子，

兩兩的形影相吊：

也曾在校外城頭，漫步閒眺，
也曾於旅中舟上，倉皇哭號；
也曾如洞庭橫波，同作撼天之夢，
也曾如削崖當空，共冒險阻之遭；
事故來任一處——

他們偏常喜怒哀樂，心心相照。

○ ○ ○

偏是有情，
偏成無情，
你將動身的時候，
我不願和你話別；
你動身的早晨，
我不願和你送行；
你寫來的信箋，
我不願看讀；
你在那方的情形，
我不願顧問；
我真太無情，
不知道何以對我幼年的故人。

天 涯 寄 懷

○ ○ ○
諸大的事體，
須不會忘記的！
但是——要他不忘記罷，
心實不肯；
要他忘記了罷，
越不能忘記。

○ ○ ○
我忘不了書本中的奇文，
我忘不了科學裏的疑難；
我忘不了過錯的規戒，
我忘不了善道的勸勉；
我忘不了郴州，
我忘不了長沙；
我忘不了上海，
我忘不了廣州；
我忘不了你現在的適意，
我忘不了我目下的關珊，

我有時怕想着你，

又有時愛想着你，

怕的是——

牽起了情絲，高掛雲霄之外，煞不下來；

愛的是——

引進了樂鄉，說不盡恬和之美，嫋然幽長。

這不知是你的魔力？

還是我的性情。

○ ○ ○

我的性情不好，

原宜制之以力。

溫柔的城頭，

荒涼的舟中，

怒浪滔天的橫波，

削壁臨霄的險崖，

若也是我的性情，

太過了——

都不能不把他制住。

○ ○ ○

人類原是自由之神，
原是制住過而後能行的自由之神，
別人不便制住我，
現在我自己制住着罷！

夢 影

夢裏的景象：

『……………』

安安靜靜地在那裏生息着，

一日間伊怎麼會死？

子然的我在家裏形單影隻，

何時却已娶過了——

情感軒輊的不願之妻，猶是猶惡偉壯，

有個三歲的前夫之女？

○ ○ ○

倘若伊死了，

已教我無繫生命；

又說是娶個不願之妻，
更何有于靈魂？

○ ○ ○

夏季裏，總說：
熱時不如冬；

冬季裏，總說：
凍時不如夏，

爲什麼愛之結合，
總要在不可追及的過去？

○ ○ ○

伊柔和的氣息，
承受我燥性的暴發；

簡練的行爲，
拍合我急窘的心思；

毅力操作，鐵心忍耐，
分任我家庭繁鉅的責任，

我便要找遍天下
恐怕也難得這等適足之履。

○ ○ ○

我也很怪伊，

柔和裏缺少精明；

我也很怪伊，

努力時沒有方針。

現在——『倘若伊死了』帶了些教訓于我，

伊是白璧裏的微瑕，不是頑石般的碧淨。

○ ○ ○

甯可我死了，

不要我在時死了伊；

甯可伊死了，

不要伊死後娶個不願之妻。

○ ○ ○

倘若伊死了，

我把我的身去葬伊；

倘若不願之妻娶了，

我把我的心拋在海裏。

○ ○ ○

生命之河啊！

你儘管流，

你可知道你的使命，
畢竟流成什麼景象，
畢竟流到什麼地方？

懷 C 君

說一句『恍然若失』，
聽的人未必能領略我的真情，
不如不說罷！
留着在心之深處保持着整個的情感。

○ ○ ○

然而我實在是失了，
無論聽的人怎樣不能領略我的真情，
可是我實在是失了，
失了！失了寶貴的重大的一件東西，
我怎能忍耐住不說話呢？

○ ○ ○

我喜歡着你還在粵省，且夕可晤，

但我不能不怨懟着你不能同在虎島，
飛散了的花瓣，被蛛絲留住，
容易說到可喜，
但到底不是原來的景象了，
又將喜歡些什麼？

○ ○ ○

我在虛偽中渴求真誠，
我在隱蘊中渴求直爽，
我在殘忍中渴求純愛，
我在幽鬱中渴求快暢，
可是地盡數省，時滿十年，
何曾找到了一樁半樣？
我今方認明了你天真的模形，
不知為何你又要一帆飄揚？

○ ○ ○

一匹光華勇敢的瀑布，
活潑直捷地自山巔墜下，
一抵所到地
便兢兢業業地 ——

懸 崖 集

把歡躍熱騰散布全潭了。

○ ○ ○

海中的紅日，

在雄浪滔天的波中，

將他驚耀而變幻的光燄，

上下四旁，

揮揚得淋漓盡致。

○ ○ ○

光明的青天白日之下，

陳列着一幅秀麗林崖，

奇崕的怪石，緣茵的草野，

幽邃的林叢，鏗鏘明淨的溪水，

一樣樣排列目前，

明媚清晰。

○ ○ ○

我在神遊的夢中，

你使我遍摘羣英了。

喜悅的雲霞，現在是籠罩着我的；

但我只能夠夢遊一度，

懷 G 君

悲 中

這使我怎不眷惜？

○ ○ ○

你奉調到他處服務，

實際上原不應說是『失了』！

可是，我？

實在是失了！

失了！失了寶貴的偉大的一件東西——愛情了

○ ○ ○

雖然，說一句『恍然若失』，

聽的人未必領略我的真情；

不如不說罷！

留着在心之深處保持着整個的情感。

悲 中

我昨夜在夢中看見你時，

是如何的溫柔舒適；

我今天回到人間，

是如何的苦痛悲悽。

○ ○ ○

愛人呀！

我是何等的喜歡與你同處；

愛人呀！

我不知爲何要和你分歧。

○ ○ ○

還記得 ——

一個寂寞的夜裏，

你要用你的淚波洗斷我的去志；

要用你的福音遮住我的飛心，

我的靈魂呀！

完全是你的了！

再不想離你而去了！

○ ○ ○

可是 ——

我終竟離你而去了，

雲山萬重，道里迢遙，

舉踵不能見你的儀容，

伸手不能着你的纖腰，
我是爲心的驅使而遠離了，
我是爲心的驅使而失歡了！

○ ○ ○

現在我是屈服於你了——愛人！
此中包含着有你的淚痕，
也包含着有社會的狠心，
我的懺悔之花大開放，
淚珠兒狂灑了，
洒呀！洒呀！洒呀！
洒到我溫柔的千里家庭，
洒透我心愛的愛人之心！

熱 烈 的 憶

分明還在目前呀！
我那甜蜜美滿的擁抱，
枯燥單調的餘暇，

靄然春濃的良宵。

○ ○ ○

月華盪漾的幽靜花園，
我神已離了軀殼向花枝繚繞；
煩燥裏走近清涼的大海，
我願閉目融化于柔嫩的波濤。

○ ○ ○

我們是一人了！
誰耐煩聽呀，什麼靈肉一致？！
我們是天上了，
我們願從此隔絕了人世。

○ ○ ○

我分不清什麼頭身口鼻，
我更分不清誰個是男是女，
我不知我在所爲何事，
我更不知我是寄托何處！

○ ○ ○

啊！電影的閃動，
人生的悲哀呀！

熱 烈 的 憶

痛苦的人生，
死亡的人生呀！

○ ○ ○

我的心到底老是太頑，
得着了的東西，爲何不能分辨？
我的心又未免老是太愚，
逝去了的美景那能溯源回還？

○ ○ ○

心本來有幾分雲氣，
經過了的境地從不留意；
雲似乎也有幾分心思，
過去了時總還是悵惘莫適。

○ ○ ○

我嘆惋着的流雲的飄泊啊！
我愛戀着的流雲的逍遙啊！
我回視着我目下的生活枯燥，
我不能不思念着我那甜蜜美滿的擁抱。

萍 逢

如果基於吸素，
分離了又何須愁悶，
如果基於拒素，
聚會着又何足歡欣？

○ ○ ○

我們離別十二年！
離神在盡力地製造愁悶，
吸素在盡力地製造歡欣，
十二年離別倒應是感謝的恩人。

○ ○ ○

同學中之幾許也和我離別十二年了！
離神在盡力地製造愁悶
拒素在盡力地製造疎冷，
十二年離別仍難繫我們的心心。

○ ○ ○

別了十二年的那天再會，
我無語沉悶地在追思離情；

但發覺了你我有着的同好，
我不禁奮飛了久屈莫伸的靈魂。

○ ○ ○

啊！十二年中！

啊！十二年中！

慘酷的社會給予了無限的苦痛，
刻薄的人情侵蝕了怯弱的襟衷。

○ ○ ○

世界自古只是罪惡的巢窟，

正義似幻影般空存無用，

人世的懸延是苦海的蕩漾，

快樂似黑夜般虛空。

○ ○ ○

我爲此枯老了！

銳氣也全消了！

你不罵我天真喪盡，

反謂爲純厚老靠。

○ ○ ○

你與我同具吸素，

我能料你十二年的大要經過，
你說你索性太懶，
我說懶是你天才性的另面動作，

○ ○ ○

十二年造成了你天才的太懶，
十二年造成了我失真的老靠，
十二年的苦水，
向我同具吸素的你我痛澆。

秋 星

無論草呀，木呀！
受了春之神的愛護的，
終能發生榮華。

但不能說——

草木以外的不會生發，
離了春之神的還能榮華。

○ ○ ○

要明瞭實現社會的愛惡，

看都市上的炎涼就知道了！

詩人的愛惡何能推知？

他把人所崇拜的偶像視如敝屣。

○ ○ ○

事業不是意氣作成的，

他自有他的成因；

意氣不是他的成因，

又怎能把事業奈何？

○ ○ ○

造物亦未始不是滋事，

生了生物與養料，

偏差個——

移植養料于生物之中，

造成了宇宙的爭鬥。

○ ○ ○

是大自然能安慰人呢？

還是精神能安慰人呢？

但覺與大自然接觸時，

精神的力量發動
人兒便得安慰了！

○ ○ ○

過去的一切既堪留戀，

何不當他現在時盡加愛惜？

現在的一切既堪厭惡，

何不趕早斷絕了將來希望？

○ ○ ○

如果理性統治了人世，

世事倒也科學化了！

無奈情魔中傷了膏肓，

逐漸腐蝕了世事。

○ ○ ○

農人沒有最豐稔的收成，

完全免去了野草的侵掠；

也沒有農人的去草，

曾着手于田園之外的他處。

○ ○ ○

大約人生的妙法，

是在將人生建設于痛苦的基礎之上罷！
不然，過去的無數古人，
幾曾找到了一點快樂？

○ ○ ○
如果女人的眼臉不是秋水搗成，
爲何看見了能令人如此清幽澈骨？
如果女人的腹心不是仙香凝就，
接近時怎能夠分外引人入勝

○ ○ ○
郊外確然沒有什麼可看，
看了後又實在只有悲傷，
我不解我的心之傾向，
爲何只有郊外在望。

○ ○ ○
偉大，真誠，要算莫過於太陽了！
他鼓蕩着熱烈替人造福，
休息了一晚又繼續工作，
我推度他的主張，一定是——
犧牲一己，

造福他人。

○ ○ ○

政治家的情感從事業上消磨了，

發不出文學來；

文學家的性情走上了與事業異趣的途路，

熱烈的情感，不從文學發洩，

還能寄託於何處？

○ ○ ○

明知道家鄉無可依戀，

在人生了無依據時仍然懷想家鄉，

我灰色的親愛家鄉呀！

異鄉帶進了你的好處了！

黑 夜 之 光 明

黑夜去了

白天會又到來，

人們在黑暗裏要點燃些燈光，

黑 夜 之 光 明

爲何這等不耐？

○ ○ ○

白天去了，

繼續些黑暗給人，

明天依然要來的，

何用這等慳吝？

○ ○ ○

也不知道是大自然的戲弄？

還是人們之太過暢狂！

只此唯一的不合作，

弄得個你死我傷。

○ ○ ○

人民向黑暗下攻擊了！

燧火戰敗了，灼火加上去，

燈火戰敗了，電火加上去，

現在還有煤氣燈攜帶着巨炮，

各各燃着心火，陣前排列。

○ ○ ○

煤氣燈現在是在黑暗中各放光明，

待到無數的大隊補上，
把光燄連續了，
成了個第二的太陽，
那時我們豈不替黑暗唱葬歌，
替人類歌凱旋！

○ ○ ○

可是——人們不要得意呀！
如果強權可恃，
勝利時便當慶頌強權了，
何以黑暗已被我們打破了？

○ ○ ○

如果我們可以矜驕，
黑夜不更當矜驕麼？
太陽不會以『長在』驕人，
感慕的人們，
終覺得他是一個作福的天使。

○ ○ ○

大自然還是施放了黑暗之後散布光明，
人們還是得到了光明之後攻擊黑暗，

縱然——要把地球造成了太陽，
似乎很難，
但太陽又是誰造成的呢？

紀 念 五 卅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槍殺中國工人的是大和民族的帝國主義者日本
被凌殺害的是一個名叫顧正紅的中國工人，
到底什麼才是日本欺凌中國槍殺工人的遠因？！

○ ○ ○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撕開大禍之頁的是日本，
響應南京路口的是英倫，
到底為什麼英倫要幫助日本，屠殺我們？！

○ ○ ○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發生禍端是在華夏東原割有租界的滬濱，

接二連三還有九江漢口青島廣州的繼現，
到底什麼是中國工人與全國國民被殺的罪情？！

○ ○ ○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出兵滿州的日本撲滅了倒戈反奉的郭松齡，
英日的忘仇聯盟撮合了張吳趕跑了國民軍，
到底爲着了什麼，其仇可忘而我們不肯放輕？！

○ ○ ○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我們的敵人爲何突起此空前的殘忍，
我們的本身應對準真象作如何的猛省，
到底我們奉主義以革命應如何地努力進行？！

○ ○ ○

我們紀念五卅，我們要認清——
年來的努力有無辜負我們的責任，
革命的實力，是否可以致死兇暴的敵人，
到底今後應如何踴勉繼續先烈的精神？！

滬 甯 夜 車

火車拚命的前行，
如惧禍的狂人逃避災瘟，
我願從此脫離了苦惱，
把苦惱脫離得個乾淨。

○ ○ ○

火車拚命的前行，
似驚逐的獵人追趕獐狻，
我的心已向前奔跑，
跑向那蠱人神魂的仙村。

○ ○ ○

車內的旅客，一個個靜默無言，
車身搖時，還無主的前後欹傾，
前行的火車還在前行，
旅客把前途委他，委他以迢遙千里的途程。

○ ○ ○

車外的黑暗，張開了血口如盆，
幾次三番想把整個的車身吞進，

懸 崖 集

前行的火車，雖在前行，
車身過了，他還循蹤逐跡地隨後緊跟。

○ ○ ○

火車拚命的前行，
如懼禍的狂人逃避災瘟，
我也要脫離我周遭的苦惱，
但周遭的苦惱，却依舊頻仍。

○ ○ ○

火車拚命的前行，
似驚逐的獵人追趕獐狻，
我要尋求我渴想的仙村，
但渴想的仙村，却不見何存！

十七，十一，七，于上海。

苦 淚

我狂熱酸苦的清淚呀！
你大約是我惟一的知己。

當我的心之內幕展開時——
舊遊只一個個向我離去，
你獨能悄悄地走來伴我孤寂。

○ ○ ○

我狂熱酸苦的清淚呀！
你大約是我惟一的愛人。
當我的心之嫩苗枯焦時——
烈日不肯把他的炎威收斂，
你偏能用你的愛泉向我洒淋。

○ ○ ○

我的家書還沒有寫上一半，
一陣心酸停止了筆尖的趨向，
眼淚從我的眼內奪眶飛出——
我狂熱酸苦的清淚呀！
你又是我愛之連續的離間！

○ ○ ○

我的寡母在那兒依門翹望，
望她的孤兒早還家鄉，
淚珠從我的眼內奪眶飛出——

我狂熱酸苦的清淚呀——
他也知道我的寡母是在悲傷？

○ ○ ○

我但想到了我的母親，
我便禁不住珠淚淋淋，
她常對我談及死去二十九年的故父，
她常憐我這個二十八歲的遺腹畸人。

○ ○ ○

她常談及旁人的如何輕藐，
她常談及旁人的如何欺凌，
她曾因他人而無辜地鞭笞子女，
她曾因他人而勉強地是非倒認。

○ ○ ○

她挨盡過多少飢渴，
她挨盡過多少寒冷，
她憂慮過多少子女的疾病，
她憂慮過多少子女的前程。

○ ○ ○

她如今已年過半百，

苦

淚

她還儘可放輕她自己的憔悴憂色；
她如今已鬢髮蒼白，
她却不肯不顧慮她子女的失意落魄。

○ ○ ○

啊，我的心已痛够了！
啊，我的心已痛死了！
我要報答我的母恩，除非是——
繼續着我的痛呀，一直至于痛倒。

○ ○ ○

啊！我的淚已流盡了！
啊！我的眼已流破了！
我要安慰我的母親，除非是——
積聚着我的淚珠，去潤濕我母心的枯苗。
十七，十一，十，於上海。

前 程

生長于鄉村田園之間，
受了田園生活的浸潤：
他知道農人歷盡三季的勞苦，
他知道勞苦的功効只兩石新谷；
他知道賣盡了這兩石新谷，
還買不上幾丈城市的洋布；
他知道這是農人特殊的痛楚，
他知道這是社會演進的惡果；
他替農人不平，
他已決心革命，
于是他便捨棄了田園生活，
向着到政治場合的途徑進行。



投足于政界營謀之間，
受了政場荊棘的刺擯：
他怒恨着政界的講論資格，
他怒恨着政界的徵逐酬應；

他怒恨着阻止他上前的鐵閘，
他怒恨着他無法參與於政情；
他知道這是他們的無理擅專，
他知道這是國家的重大病症；
他傷痛了國家，
他怒恨了他們，
於是他捨棄了農人的憐憫，
要消滅政界的黑幕去發洩憤恨。



混跡於政場酬酢之間，
受了政場氣味的薰蒸：
他憂慮着同僚的排擠，
他希冀着同僚的幫援；
他要維持他已得的地位，
他苦心焦思地旦夕經營；
他以爲地位要是一沒有了，
他以爲國家一切都要沉淪；
他看定了地位，
他決心了競爭，

於是他忘情了農人的苦境，
要大逞英豪地去傾軋火併。

十七，十二，二一，於上海。

登 興

上山在樵友或許覺得厭惡，
但在我却異常羨慕，
這是甚麼緣故呢？
我要問問司人之神。

○ ○ ○

我是要生存的，
并不是要與生存對敵，
你該知道罷！
水與火雖然是兩不相容，
但我不能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
你該知道罷！

○ ○ ○

靜默的時候，

是厭惡擾攘的能手，

監獄裏的囚徒，

却又愛戀着擾攘的快樂。

○ ○ ○

心呀！

是誰傳授給你的？！

步履尚未開動，

你早到在山頂上了。

○ ○ ○

近視眼平常看不見的東西，

最好是跑到山頂上去。

○ ○ ○

地面上的萬物，

不知瞞過了多少人的眼睛，

但却不能瞞到——

在山上低徊的近視之人。

○ ○ ○

遠處的雲霧間，

飄來一片白帆，
沒來由的冒犯着危險，
他到底是甚麼一個內心？
○ ○ ○
大概水不僅是擇下而流罷！
你看他——
不畏煩難地委委曲曲，
分明有他不可言說的苦衷。
○ ○ ○
河水覆壓了茫茫大地，
我怪他——
容留了腹內的一塊硬塞，
未曾洗刷得個乾淨。
○ ○ ○
倘若不是我來此有素，
將教無處問津！
你看——
河水瓜分了地面，
竟成了棋局蛛網。

登

興

○ ○ ○

大風飄飄地過了，
樹林裏發出悲壯的嘆聲，
遠處黑魆魆的村莊，
靜臥不動，
是被壓迫着止住了呼吸麼？

○ ○ ○

眼睛放在天空，
心思藏在肚裏，
何怪勾一般的心窩，
裝不了宇宙的悲痛。

○ ○ ○

小火輪的汽筒，
嗚嗚的告訴我們了，
『有話盡管說出罷』！

○ ○ ○

西方的太陽，
側眼眇視着，
聲息漫漫地在說：

『我歸去時暫作個退讓者，
看你能够黑暗到幾時』？

自然之接受

最高尙可貴的，
要算是夜月了！
和緩，純潔，幽邃，洞澈，
人間的眞幸福，
不！不是人間的，
直是天堂宮闕。

○ ○ ○
月夜是人間甦活過來的精靈，
一剎那間的靈光；
晝間不過接受餘燼的煙盤，
麻木至極的鐵頑物。

○ ○ ○
一接塵世便污濁了！
可是這是不可避免的輪刳，

自 然 之 接 受

有時還待求而致之，
人生呀，甚麼是你的意義？

○ ○ ○
不是靜夜，看不見宇宙，
夜何曾黑暗呢？

人們只知道找背塗花樣的豔鏡，
不是行內的明者，
何能得這不可購買的明鏡？

○ ○ ○
人世間的諒解，
何不改說爲痛苦的結晶呀！

人何曾知道人呢？
不過以自己的意想作別人的心思罷了！

○ ○ ○
游雲滿空的月夜，
地上的月影時作變幻，
月下的人們，儘在作幸運的迷夢，
可知月心是否同情？

○ ○ ○

月亮越怕雲翳，
黑雲也便跑來了！
誰說世上有着同情？
浮萍一般的相遇，
空懸一般的樓閣罷了！

○ ○ ○

月亮本知道厄運將臨。
却是——不可避免，
只定睛呆站着，
聽任敵人的宰割，
人生的象徵呀！

晨 月

呀！光亮得很了！
想必太陽也就要出來，
床上的溫存還可容我依戀嗎？
催人的雞聲接着也叫了起來，
更加無疑了！

晨

月

我是再不能不起身了！

○ ○ ○

衣袂整好了，

步出寢室外散步罷！

喂！一輪明月從簷端托出——

安放在我的頭上，

叫我立刻明白這不是天亮了！

月姐姐呀！

我並不怨你誘惑了我起得太早，

我尚待謝你催促了我接受光榮！

○ ○ ○

月姐姐呀！

牆壁原來是白得可愛的了，

你蓋上你的白光映成水晶般玉宇，

是有意開舒我的悶懷麼？

還是示傲那簷下的可憐之黑暗？

○ ○ ○

月姐姐呀！

你是美術之祖嗎？

不然，何以輕描淡寫的施放出你的和光，
——美化盡宇宙的一切，
沒有太陽哥哥般着力直射，
沒有漁夫老老般一網直捕？

○ ○ ○

月姐姐呀！
你是慈和的結晶罷？
不然，何以我沒有見着家裏的母親，
却已深領了慈母的切愛？
沒有見着家裏的姐姐，
却已感受了姐姐的柔和？

○ ○ ○

月姐姐呀！
你在天空中凝視着，
眼睛閃閃，是害羞麼？
還是可憐你纖弱的弟弟——
受宇宙之侵凌，
在替他流淚呢？

○ ○ ○

月姐姐呀！

我是再不願在日裏生活的了！

你可容許嗎？

從明晚起，

我便通宵陪伴着你接受着慈和，

倒夜爲晝，

倒晝爲夜。

○

○

○

月姐姐呀！

夜裏的一切固能領受你慈和之擁抱，

但你何不擴拓着你的胸懷，

把日裏也一般擁抱了呢？

○

○

○

最可怕的就是——

姐姐有時會完全藏了起來，

有時會半掩着面龐——不願再覩世事，

那時我離掉姐姐的懷抱了，

姐姐將何以使我繼續着生存呢？

○

○

○

太陽攜帶着兇惡的劍客跑來了，
月姐姐行所無事般隱藏了去，沒有答話，
零餘的我，
孤獨的在過日裏的生活了！

電 燈 工 廠

寢室的旁邊，
電燈工廠通宵的喧嚷；
我便不爲工作的勞苦而致病，
也應爲過度的失眠而受殃。

○ ○ ○

寢室搬動了，
再無電燈工廠的喧嚷，
人生第一樂事，
在跳出痛苦的初步。

○ ○ ○

病榻的被下，

兩耳的共鳴造成了電燈工廠，
我便不爲環境的遭遇而困頓，
也應爲病魔的纏繞而夭殤。

重九登高

重九降雨——

似壓迫什麼似的降雨，
不是阻人登高是什麼呢？

○ ○ ○

本來北伐未出黃河，（時在民國十五年）
人們登高，
攜帶着什麼興趣，
要看些什麼東西？

○ ○ ○

來了月餘的長沙，
終想趁個良機開眺開眺，
此時絕好的機會到來了，
真所謂快樂之至莫過于初達目的的一朝。

懸 崖 集

○ ○ ○
天公降雨了，
我不能作越門一步的閒眺；
天公提示了，
我高不起興來出外逍遙。

○ ○ ○
岳麓山上猶聞數月前的悲號，
武昌城的尸臭由洞庭湖面傳到，
贛方的未死戰士正準備沸騰的熱血向戰場痛澆
河域的人民一個個伸就脖子等待軍閥的大刀。

○ ○ ○
我的心肝破碎了，
我的靈魂消散了，
早沒有『我』的存在，
我怎能出外逍遙？

○ ○ ○
重九降雨——
似壓迫什麼似的降雨，
不是阻人登高是什麼呢？

遊 岳 麓

遊 岳 麓

冬陽逐寒的時分，
我從一條小門出到高爽的岳麓山去了！
但不知這是城門，還是牢門，
抑還是本無其事的一度天門？

○ ○ ○

我非一無所知的蠢物，
我怎會愛青葱頹盡了的岳麓？
但英華剝落比岳麓更頹的我，
何敢高攀青葱堂皇的勝地？

○ ○ ○

浩浩的湘江之水，
如大隊的羣衆一齊地向前驅掃，——
無顧慮無遲疑地向東北儘流，
我領會着革命民衆的意義了！

○ ○ ○

泰坐在愛晚亭上——
追慕那昔時遊賞的豪興，

愛晚亭今日也春老了，和我是狀類情等，
但誰能不眷惜那過去的美景呢？

○ ○ ○

人們好似由一塊泥團扭出來的，
總根據目前的地位，去想望較好的幸福，
我們快把地位造成一致罷！
免得人家以『不革命』的頭銜加你！

○ ○ ○

登在古剎上遊目了！
佛堂的陳設是一個清靜的世界，
和尚的對話是一段污濁的俗語，
不知這所表現的——是佛教的矛盾？
還是人世的矛盾？

○ ○ ○

與其說是遊岳麓山，
毋甯說是看烈士墓。
若干年後——
烈士墓將蓋被了岳麓山。

○ ○ ○

遊 岳 麓

『雲麓宮上，如果天際無霞，不知看見湘潭否？』

同遊的江君說：『一定看見的！』

其實湘潭與我沒有關係，

我但欲一望久別在念的家鄉啊！

○ ○ ○

行李放在一旁，

我呆坐在征殮的桌前擋住母親的淚光，

口裏不能說話，也沒有吃飯，

心絲刮斷了後，餘痛的我便在路上！

○ ○ ○

我望見了我雲際的家鄉，

母親今晚將會見我於夢床；

但攸然的景物移去，

地角天涯各餘下了悲傷！

○ ○ ○

悲傷如海水一樣，

到不知其何自來時，

悲傷也就深可淹人了！

○ ○ ○
夕陽的利箭從西方射來，
囚徒般的遊人不得不暫作東歸，
親切的牢獄啊！我們親個再會之吻罷！

懸 崖 歌 聲

我腳踏實地的生活在大地，
我依恃按日的安定的過去，
爲何我的心靈啊！
你總似飄浮在大海裏？

○ ○ ○
我在和她別離的那天，
我答應她『接她來京』，
她如今在淚海裏等我，
不知我是騙她的誑言！

○ ○ ○
我自從走入了這社會，
屢遭高壯門戶的屏斥，

懸 崖 歌 聲

我負來滿腔的熱烈，
我帶去滿腹的晦氣。

○ ○ ○
我明知只有她在時時招我，
我却不敢動情的應招歸去；
我明知這社會是深閉固拒，
我却還要勉強地哀請懷息。

○ ○ ○
昨天接到了她的來信，
她說：『無時不望接她的佳音，
她望來有兩個年頭了，
爲何黃鶴一去雲山冥冥？』

○ ○ ○
她說：『她如同無主的靈魂，
她無法得到一個安心，
她現在已經忘殮，
她現在已經廢寢。』

○ ○ ○
她說：『她現在病了，

縱我接她，她也不能來京，
她現在已改變意向，
只希望我能早登歸程。」

○ ○ ○
我已傷痕遍體了，
我的確盼望着愛的醫治，
我實願插翅飛去，
投在我溫柔軟香的愛人懷裏。

○ ○ ○
她能用她輕輕撫摸的細手，
輕輕的撫摸我受傷的周身；
她能用她匆匆微跳的心房，
匆匆的蕩動我死了的弱心。

○ ○ ○
但我總覺得我的翅膀給截斷了，
不能隨我的心願高飛；
一種無名的力量將我的歸心嚴阻，
這使我要歸也不能歸去！

懸 崖 歌 聲

我現在是在駭浪裏尋求安定，
——是在暫時裏希望永久，
我明知這是黑暗的崖谷險灘，
我還是箭在弦上的不得不走。

○ ○ ○

我預想我將來走到的地方，
那裏一定是鬼哭神號，
不然就是懸崖，
不然就是荒島。

○ ○ ○

我如今數着我的步音，
無一不是向荒絕前進，
我何曾是自甘於毀滅，
但那是上帝爲我特設的極境！

○ ○ ○

我偶然發現了我的身手，
我頓時覺出了我的力量，
但忽又似乎我是綁赴刑場的死徒，
早已斷絕了生還的希望！

○ ○ ○
我只得回絕了遠方盼望的她：

『以後不要懷戀你的愛人，

你如巴巴的倚闥儘望，

將來只能望到一縷渺渺的孤魂！』

○ ○ ○
因為我已步進了絕境，

再也不能回復到人間，

這絕境與人間的當中，

已長起了一座危樓禁塔！

十八，十一，十八，南京。

懸崖歌聲



